從文學來研究

現代中國的價值變遷

王山譯

譯者按：本文原題爲 *"The Use of Literature to Study Value Change in Modern China; The State of Art"* 作者 Perry Link，出身哈佛大學，博士論文爲有關本世紀初中國通俗小說之研究。本文原刊於「現代中國」（*Contemporary China*）月刊，一九七七年五月出版。

對於有志探索現代中國價值標準的我們來說，試圖經由文學的研究以求了解，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。雖然到目前爲止，這種吸引力受到潛能的影響，展現的成就尚待提高。我們現已明悉資料來源的範圍頗廣，並發展出若干有效使用的方法。

然而我們並未追究到這些材料的每一個角落，同時使用的方法雖於某些目標上值得稱許，但在研究文學與「價值」的關係時，仍嫌不足。在介紹主要作者和其作品，以及寫作過程的社會背景方面，我們已具成效，但在面臨某些錯綜複雜的問題時，我們極感無助。這些問題包括：文學作品與讀者心理之間，或讀者心理與其行爲之間的關係（例如：謀殺小說的愛好者大多不是謀殺者）。在許多個案中，我們甚至無法確知，一部作品會擁有多少讀者，他們的品貌又如何。

即使如此，我們至今的研究進度仍值得向有興趣的人士報告。下列範疇並不想對此領域做全面的考察，只想對過去一世紀左右，中國社會所遭遇的大變革中，有關價值和行爲的特殊問題加以探討。

價值與行爲

一般而論，我們必須分辨「文學中表達的價值」和「生活中遵行的價值」。假如表達的價值和行爲的價值一致的話，當然再好不過，但時常並非如此（至少並非以任何單純而直接的方式出之）。這種不可能一致的原因如下：

1、表達一種價值可能確屬賞心樂事，因爲行動是困難或不可能的。從晚清到現在，中國小說裏充斥着有關貪官汚吏、貪婪軍閥和土豪劣紳的故事，讀者在小說中獲得了對抗他們

的替身式勝利，有時造成較欠實效行動經驗的心理補償。

2、價值A的表達可屬賞心樂事，即令價值B在行動計畫中取代了它。從十年代到三十年代，移居者抵達快速成長的上海，使人得以檢視他們在現代城市的生活價值，以及與此相對的傳統僻鄉的生活價值。以上海爲基礎的許多小說，雅俗共賞地熱烈稱許鄉下的和平、美麗、誠實和可靠，城市則常被描繪成緊張、醜陋、淫猥和不安。然而，我們不可因此歸結到人們偏愛鄉下，因爲這些小說的讀者絕大多數居於城市，且爲現代條件下的財富、時尚和成功的可能性所吸引，進而明顯的選擇繼續留住。因此，人們被迫把故事的內容和閱讀時的思想行爲分開。對城市居民而言，閱讀讚美鄉下的小說，能够幫助維持必要的心理平衡，以有效地對抗城市生活的困境。城市生活並非單純地被視爲可厭或美好，而是騎在兩難上：新與舊、城市與鄉村、西方與中國等；文學能够顯現出它的一些輪廓。

3、當一個人躊躇着是否要在眞實生活中冒險時，小說裏表達的價值可能是有趣和有用的。在一個急速接受外來影響如現代中國的社會裏，新觀念抵達時，常有社會精英人士爲之推介。在這些事例中，小說時常提供了「預期的社會化」功能。譬如說，在十年代和二十年代，許多愛情小說爲讀者提供了「新式」和「舊式」婚姻的比較，它們時常談到青年必須在新舊女子之間做一選擇的三角狀況。對於年輕男讀者而言，這種小說提供了願望性的實驗，即倘使他犯了錯誤，至少自身的命運將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。

4、當社會或政治的領導階層支持某種價值觀，而人們在內心深處拒絕它時，此種價值的表現，往往可能是一種佯裝支持的方式。共黨統治時期的例證最容易使人想到這點（浩然的小說事實上並無保留地描述，有些人公開支持一項政令，私底下却拖慢跟進的脚步）。但是即使在共黨統治以前的小說中，也容易發現這種對價值勉强同意的表現。比方說，關於西

方的服裝、言辭和髮式，在微妙的層次上（舉例言之，在同一層面中，「舊式」姑娘最後却贏得了男人的心），時常被描繪成比較淺薄的行爲。

除了價值的「表達」和「遵行」的一般分野，我們至少必須注意另外兩種有關價值的「層面」。對共黨統治期間而言，正如黃胄的著作中明白指出的，第三種層面可被稱爲「官方的理想」，這種「理想」價值顯然有別個人的表達與行動。共黨官方則認爲它純屬羣衆意志的精華，爲過去的時代所欠缺。任何實際拿共黨小說來研究價值的人士，必須計及這種層面。最後，我們要對將價值說成「行爲意向」的心理學派致歉的是：似乎還要假設一種「緘默的」價值層面（對於一種價值既不表達也不遵行，但仍持握在心）。中國現代史上的某些團體，價值已在一定程度時受到扼殺。我們假定有這種層面存在，甚至能够因此推測出它的內涵。

在做這一部分的總結時，我們至少必須考慮下列各項，也不要忽略了它們的相互關係：（a）官方的理想，（b）表達過的價值，（c）遵行過的價值，（d）「緘默的」價值。

文學的評估

我們的研究領域雖仍不够寬廣，但也包含了助人明瞭現代「價值變遷」的作品。擴而言之，我們可區分文學研究爲：一、做爲價值變遷的反映，二、做爲導致價值變遷的誘因，三、做爲在價值上爭辯的對象。以下將簡述這些文學的途徑，如何在此種分類的層面中顯示出價值來。

一、做爲一種價值變遷的反應

說到文學「反映」價值，是明顯正確的，但它有多種含義，特別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裏，「反映」至少意指下列三事，其中每一件都是重要而不同的：

1、對共黨統治期間的研究尤足重視，「官方的理想」已被用來分析檢驗共黨小說中的主角，就其個性特點提出明白的褒貶。Cyril Birch 是第一位對此研究有成效的人，而黃胄的貢獻則最大；近來 Rulan Pian 也已使用此種和其他方法來析論樣板戲。由此我們可將「反映」定義爲一位作者的理想價值之投射。

2、在另一途徑中，作者描述的並非人們應有之價值，而是事實上具有之價值。基本上來說，學者信任作者是位可靠的觀察員——人們可以找到信託的理由，正如可以找到懷疑的理由一樣。讀者可以發現上述區分中任何一層面的價值，雖然他對特殊層面的特殊作者之報導，會先有或多或少的信心。在這種目的上，研究者頗信賴魯迅的佳作，他們包括William Lyell, Harriet Mills，李歐梵和許多日本學者，特別是在農民的世界觀、傳統與現代的相對性、對政治與文學的態度等方面，他們重視魯迅的表達。茅盾的作品也被 Marian Gailk, John Berninghausen, Yu-Shih Chén 及其他人士，用類似的方式來研究過。Zbigniew Slupski, Ranbir Vohra 和胡金銓則已證明，老舍的作品也具有類似價值，特別是在描述北平當年的情狀上。經由聶華苓、Jeffrey kinkley, William McDonald 等人的研究，沈從文作品中湖南鄉村的迷人景物也變得可見了。這種研究當然還有發展的餘地，以上四位只是許多作家的舉隅。在此途徑中，我們認爲「反映」的定義是作者對眞實價值的描述。就理論上來說，他擁有多少讀者是不重要的。

3、在第三種完全不同的途徑中，讀者的多寡及品類是有決定性的，也對於發現「價值的表達」有貢獻。此處一部作品已知爲某羣讀者所喜愛，我們可以查考它導致流行的價值。流行的事實表示作者能引起讀者的共鳴，雖然「爲什麼?」是個複雜的問題，而且很難歸納每一事例。在這裏，「反映」的定義是讀者心態的抽樣。

這種途徑已被某些人用來發現和分析大衆的態度。例如，Ai-li Chin 首先採用此法來研究共黨統治以前的社會角色，黃宵的著作對於研究共黨統治下遊擊戰爭中的英雄事蹟、反地主行爲、複雜的集體生產勞動等問題最爲重要。Perry Link 則用十至二十年代通俗小說爲基礎，研究男女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，以及西化、城鄉對比等問題。Jaroslav Prusek 有些一般性的論文，也具有這方面的貢獻。

「讀者心態抽樣」的方法常用來研究較小團體的心態，而且通常是研究社會領袖的團體。李歐梵對二十世紀初期小說中「浪漫情懷」的巧妙喚醒，給予我們一個明晰的觀點，以了解中國社會裏一種「重要的少數者」之價值。夏濟安和夏志清兄弟的傑出著作，論及現代中國大多數的重要小說家，對這方面常是有用的。近來 Yi-tsi Feuerwerker 對丁玲、Howard Godblatt 對蕭紅的研究著作，也說明了現代中國男女平權主義的價值。

研究中國的現代電影，似乎也可得到上述的機會。不過到目前爲止，中英文的有關著作都局限於電影事業發展方面，對價值「反映」的注意力可謂絕無僅有，John Weakland 的著作中有了關於戰時電影對侵略的描述，是值得注意的一個例外。

二、做爲一種社會變遷的原因

現代中國的文學作品中，有些顯示出它們本身是促成價值變遷的原因。巴金的小說「家

」之所以重要，就是在對中國現代青年灌輸了家庭革命的觀念，Olga Lang 和 Jean Monsterleet 的著作對此說明得很清楚。五四時期及以後的其他作品，同樣提供了在別的領域中鼓舞對價值變遷的要求：魯迅短篇小說中守舊的鄉村，茅盾「子夜」中邪惡的現代城市，葉聖陶「倪煥之」中一位教師的徒勞無功，老舍「駱駝祥子」中人力車夫同樣的遭遇——此處只舉一些有名的例子，除了五四及三十年代的作品外，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共黨小說中，模範人物已被「設計」用來左右讀者的價值和行爲，在這方面也已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力。

三、關於文學的爭辯

在現代中國，文學價值當然是經歷過重大改變的價值之一。諸如「文學是什麼？應該誰來寫？怎麼寫？爲誰寫？寫什麼？」等基本問題，從十年代的後期到七十年代，經常發生爭辯，中國現代文學中有許多好書在詳述這些爭辯。David Pollard 之論周作人，概觀了一個文人的價值變遷；周策縱對整個五四運動的價值，做了精密獨到的研究；Bonnie McDougall 也說明了西方各種文學價值對中國文壇的重要影響。從三十年代到現在，共黨文學價值的演變，已有 Paul Pickowicz, Merle Goldman，黃實和許芥昱等人的分析，這些作品大多爲我們描述現代文學的情景。EzraVogel 則用社會學的眼光，觀察某些狀況的實際問題，發現了一些自以爲是的，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共黨「英雄」。